

攷正古文觀止

言文對照

精校詳註

姚稚翔譯註

· 基本國學讀本 ·

秀水 沈衛 太史 鑒定



精印本

古文觀止

姚稚翔譯註

卷一 周文

鄭伯克段于鄆
〔隱公元年〕

左傳

初，鄭武公娶于申，曰武姜，生莊公及共叔段。莊公寤生，驚姜氏，故名曰寤生，遂惡之。愛共叔段，欲立之，亟請于武公，公弗許。及莊公即位，爲之請制。公曰：「制，巖邑也，虢叔死焉。他邑唯命。」請京，使居之，謂之京城大叔。祭仲曰：「都城過百雉，國之害也。先王之制，大都不過參國之一，中五之一，小九之一。今京不度，非制也。君將不堪！」公曰：「姜氏欲之，焉辟害？」對曰：「姜氏何厭之有？不如早爲之所，無使滋蔓。蔓難圖也。蔓草猶不可除，況君之寵弟乎？」公曰：「多行不義，必自斃子。」姑待之。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于己。公子呂曰：「國不堪貳，君將若之何？」欲與大叔，臣請事之。若弗與，則請除之，無生民心。公曰：「無庸，將自及。」大叔又收貳以爲己邑，至于廩延。子封曰：「可矣。厚將得衆。」公曰：「不義不昵，厚將崩。」大叔完聚，繕甲兵，具卒乘，將襲鄭。夫人將啓。

之。公聞其期，曰：「可矣。」命子封帥車二百乘，以伐京。京叛大叔段，段入于鄆。公伐諸鄆。五月辛丑，大叔出奔共。書曰：「鄭伯克段于鄆。」段不弟，故不言弟；如二君，故曰克。稱鄭伯，譏失教也。謂之鄭志，不言出奔，難之也。遂寘姜氏于城潁，而誓之曰：「不及黃泉，無相見也。」既而悔之，潁考叔爲潁谷封人，聞之，有獻于公。公賜之食，食舍肉。公問之，對曰：「小人有母，皆嘗小人之食矣，未嘗君之羹，請以遺之。」公曰：「爾有母遺，繄我獨無！」潁考叔曰：「敢問何謂也？」公語之故，且告之悔。對曰：「君何患焉？若闕地及泉，隧而相見，其誰曰不然？」公從之。公入而賦：「大隧之中，其樂也融融。」姜出而賦：「大隧之外，其樂也洵洵。」遂爲母子如初。君子曰：「潁考叔，純孝也。愛其母，施及莊公。」詩曰：「孝子不匱，永錫爾類。」其是之謂乎！

【註釋】 ①鄭，周時國名，姬姓，其地在今河南新鄉縣。武公，係鄭國之君，名掘突。申，周時國名，姜姓，故城在今河南南陽縣。 ②武姜，武係從夫之諡，姜係從母家之姓。 ③共，叔段，即莊公之弟，共音恭。 ④寘，生，即難產。 ⑤惡，音烏，憎恨。 ⑥亟，音器，猶言屢次。 ⑦爲之，請制，即請以制地封叔段。制，邑名，一名虎牢，在今河南汜水縣，本爲東魏故地。 ⑧廢邑，險要之城邑。 ⑨執叔死焉，執叔恃險而不修德，後爲鄭桓公所滅。 ⑩京，邑名，即今河南滎陽縣。 ⑪大叔，即太叔，大音太，以下同。 ⑫祭仲，鄭之大夫，字仲足，祭音債。 ⑬邑有先君之廟者曰都城。 ⑭百雉，即三百方丈。古建築量法，一方丈曰堵，三堵曰雉。 ⑮大都，句，謂大都之城，其面積不得超過國都之城三分之一。參同三。 ⑯焉，辟害，謂何能避其害。辟，同避。 ⑰厭，厭同壓，滿足也。 ⑱無使滋蔓，言不可使叔段之權勢漸大，如草類之滋長蔓延也。 ⑲子，猶言你。 ⑳命西鄙北鄙貳於已，即叔段欲命西北兩邊之地兩屬於已。鄙，即邊地。貳，兩屬也。 ㉑公子，此處係稱諸侯之庶子。公子呂，爲鄭之大夫，

字子封。

①國不堪貳，謂一國不能有二君。

②廩延，鄆西北邊邑，在今河南汲縣延津間。

③可矣，謂已可正叔段之罪。厚，地廣也；厚

將得衆，言叔段地廣勢強，將得民心。

④睦，親近也。

⑤完聚，修治城郭而聚合人民。

⑥繕，治理整頓之意。

⑦卒，步兵；卒，步兵；卒，步兵。

配以兵之車曰乘，讀如剽。

⑧啓，開啓城門，以作內應。

⑨帥車二百乘，帥同率，領導也。古者兵一乘，爲一車四馬，甲士三名，步卒七十

二名。

⑩鄆，邑名，在今河南鄆陵縣。

⑪共，地名，在今河南輝縣。

⑫鄭伯，即莊公。鄭封伯爵，故稱鄭君，皆曰鄭伯。

⑬欲用兵襲鄭，不願莊公爲兄，是其無爲弟之道也。

⑭失教，謂莊公養成弟之惡。

⑮鄭志，謂鄭莊公所蓄殺弟之志。

⑯難，猶言不能。

⑰段實出奔，而以克爲文，明莊公志在殺弟，不能言段出奔也。

⑱置，置放也。

⑲城，城郭之別邑，故城在今河南臨潁縣西北。

⑳泉，地下之泉。人死則葬於地下，故以黃泉爲地下之代辭。

㉑穎考叔，鄭之大夫。穎谷，地名，在今河南登封縣。封人，係典守封疆之官。

㉒舍，與捨字同。

㉓遺，餽贈也。

㉔繫，音依，發語詞。

㉕閭，同掘。

㉖陸，音遂，地道也。

㉗融，和樂貌。

㉘洩洩，舒散貌。洩，音曳。

㉙君子，明理正直之士。左氏立言，不便全惡己意而發揮，故託其辭於當世之君子，以爲論斷。

㉚經大雅既醉篇，言孝子之心，永無窮盡之時，故能推己之孝而及他人也。匱，窮乏也。錫，賜給也。

㉛詩曰：以下二句，見

詩經大雅既醉篇，言孝子之心，永無窮盡之時，故能推己之孝而及他人也。匱，窮乏也。錫，賜給也。

詩經大雅既醉篇，言孝子之心，永無窮盡之時，故能推己之孝而及他人也。匱，窮乏也。錫，賜給也。

【語譯】

當初鄭武公從申國要來的夫人，叫做武姜，生了莊公和共叔段兩個兒子。莊公生的時候是難

產，曾使姜氏受驚，所以給他取名叫寤生，對他很不歡喜，祇是寵愛共叔段，要想立他做太子，可是屢次向武公

請求，武公卻不肯允許。

等到後來莊公做了鄭國的君主，姜氏就替共叔段討封制地。莊公道：「制是很險要的地方，從前虢叔曾

死在那裏的。如要別的地方，當可聽你的吩咐。」於是姜氏又替共叔段討京地，莊公就叫他住在那裏，並且

稱他爲京城太叔。祭仲說道：「都城過了三百方丈，便是國家的禍害。依照先王的制度，大都的城不得超過國

城的三分之一，中都的城不得超過國城的五分之一，小都的城不得超過國城的九分之一。現在京城卻不合

度，已不是先王遺下的法制。我覺得你將要遭到不利了！」莊公道：「姜氏要這樣，叫我怎能避免這禍害呢？」

度，已不是先王遺下的法制。我覺得你將要遭到不利了！」莊公道：「姜氏要這樣，叫我怎能避免這禍害呢？」

度，已不是先王遺下的法制。我覺得你將要遭到不利了！」莊公道：「姜氏要這樣，叫我怎能避免這禍害呢？」

祭仲道：「姜氏那裏會有滿足的時候？你不如早些設法，不要讓他滋長蔓延。假使他滋長蔓延的話，那就不容易解決了！須知蔓草尚難除去，何況是你所寵愛的弟弟呢？」莊公道：「他多做不義的事情，一定會自趨滅亡的。你姑且等着他罷。」後來太叔叫西鄙北鄙的人民都來歸向自己。公子呂道：「一國不能有兩個君主，你究竟怎樣處置他呢？如果你要把君位讓給太叔，我們做臣子的便請去服事他；假使你不願把君位讓給他的，那末就請你把他除去，不要使人民變心。」莊公道：「除他實可不必，將來他自然會得到禍害的。」不久，太叔果然又收了西鄙北鄙當做自己的土地，一直到廩延爲止。子封道：「可以討伐他了！他的地方一多，將要得到民心了。」莊公道：「他的行爲很不義，一定沒有人和他親近，地方越多，就更有失敗的危險。」那時太叔又去修好了城郭，聚合了人民，整頓盔甲兵器，召集了步卒兵車，將要襲擊鄭國。姜氏也準備替他開城，作爲內應。莊公聽得他發動的日期已定，便說道：「可以了！」於是就叫子封率領了二百乘兵車，攻打京城。京城的人也反叛太叔。太叔逃到鄆地，莊公又追擊到鄆地。在五月辛丑日那天，太叔便逃到共地去了。

魯國的史官在史冊上寫道：「鄭伯克段於鄆。」因爲段沒有爲弟的道理，所以不稱弟。好像兩個君主，所以叫做克。稱莊公爲鄭伯，是譏誚他失教的意思。不說段出奔，因欲表明莊公志在殺弟，所以不能明言了。

莊公趁這個時候，就把姜氏放到城穎，並且向她立誓道：「不到黃泉，我不再和你相見了！」可是後來便懊悔了。那時穎考叔正做着穎谷地方典守封疆的官，聽到了這個消息，便趁着有所貢獻的機會，來見莊公。莊公賜給他酒食，他在吃的時候，把肉放開了不吃。莊公問他是什麼緣故，答道：「小人有個母親，都嘗過小人的食物了；可是沒有嘗過君上的食物，請把這些放開的肉帶回去獻給我的母親。」莊公道：「你有母親可以餽

獻我卻沒有這種機會啊！」穎考叔道：「請問這句話是什麼意思？」莊公便向他說明了原因，並且告訴他懊悔的情形。穎考叔道：「君上何必憂愁呢？要是掘地見水，在地道中相見，誰說和你的誓言不對呢？」莊公聽了，就依着他的話而做，等到進了地道，便賦詩道：「我在很大的地道裏面，覺得十分快樂！」姜氏出了地道，也賦詩道：「我在很大的地道外面，覺得十分舒暢！」從此以後，母子便像從前那樣的和好了。

當時的君子說道：「穎考叔真是個孝子啊！愛了他的母親，並且又推移到了莊公身上。詩經上說：『孝子的心是沒有窮盡的，他能把自已的孝心去感動別人的孝心，永久賜及他的同類。』這句話，大概就是對穎考叔的純孝而說吧？」

周鄭交質〔隱公三年〕

左傳

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。王貳于虢。鄭伯怨王。王曰：「無之。」故周鄭交質。王子狐爲質於鄭。鄭公子忽爲質於周。王崩，周人將畀虢公政。四月，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，秋又取成周之禾。周鄭交惡。君子曰：「信不由中，質無益也。明恕而行，要之以禮，雖無有質，誰能間之？」荀有明信，澗溪沼沚之毛，蘋蘩藎藻之菜，筐筥錡釜之器，潢汙行潦之水，可薦於鬼神，可羞於王公。而況君子結二國之信，行之以禮，又焉用質？風有采蘋采蘋，雅有行葦洞酌，昭忠信也。」

【註釋】

○平王，周之天子，即幽王太子，名宜臼，始遷東周者。卿士，古六卿之執政者。

○貳，與二同，有二心也。魏，國名，即西虢，虢仲之後，

故城在今陝西寶雞縣東。後平王東遷，西虢徙于上陽，號爲南虢，故城在今河南陝縣東南。虢公亦爲王之卿士，王患鄭之專政，故有二心，欲分

鄭執政之權於虢。

○鄭伯，即莊公。

○賁，晉至，抵押以取信。平王莊公，以子交相爲賁，故曰交賁。

○界，音敝，給與。

○祭足，即鄭大夫祭仲，

字仲足。

○帥，音率，領導也。溫，周畿內邑名，即今河南溫縣。

○成周，周時洛邑之稱，敬王徙都於此，故城在今河南洛陽縣東北。

也。

○明，正大光明，恕，推己及人。

○要，音妖，約束也。

○閼，山間川流，溪通大川之小河。沼，即池，曲曰沼。

泚，小渚，水草也。

○蘋，大萍，蘩，音溫，水草名，一名聚藻，藻，水藻之總稱。

○方，曰筐，圓曰筥，音舉，皆竹器，有足曰筥，無足曰筥，皆鼎

屬。

○因，漬，積水之池。汙，停滯之水。行潦，潦音老，路旁之流水。

○薦，陳設酒食而祭祀也。

○羞，進獻食物也。

○采，蘩，采蘋，大雅裏有行葦，

國風二篇名。行葦，河內係詩經大雅二篇名。此四詩之義，謂有忠信之行，雖至薄之物，皆可用也。

【語譯】

鄭國武公的兒子莊公做平王的卿士，平王要把政權分給虢公，鄭莊公知道了，便埋怨平王。

平王道：「沒有這件事。」因此周朝和鄭國雙方用兒子來交換抵押。平王的兒子狐，抵押給鄭國；鄭國的公子忽，抵押給周朝。後來平王死了，周朝的人將要把政權交給虢公。在四月裏，鄭國的祭足就領兵取溫地的麥子，到了秋天，又取成周的禾苗。於是周朝和鄭國從此便發生了怨恨。

當時的君子說道：「信用不能從心裏發出來，即使交換抵押，也是沒有用處的。若能依照光明忠恕的道理做去，拿禮義來約束着，雖然沒有抵押，又有誰能夠離開他們呢？要是有着顯著的信用，那不論澗水溪流，曲池，小渚的草，大萍，白蒿，蘩藻的菜，方筐，圓筥，鼎釜的器，停滯和流動的水，都可以祭祀鬼神，進獻王公。何況君子結合了兩國的信用，只要盡禮而行，又何必用人物來做抵押品呢？詩經國風裏有采蘩采蘋，大雅裏有行葦，河酌，這四篇詩，就是說明有了忠信，雖是極微薄的東西，也都是很有用處的啊。」

石碣諫寵州吁

〔隱公三年〕

左傳

衛莊公^①娶于齊東宮^②，得臣之妹，曰莊姜，美而無子。衛人所爲賦碩人^③也。又娶于陳，曰厲嬀，生^④孝伯，蚤^⑤死。其娣戴嬀，生桓公，莊姜以爲己子。公子州吁，嬖人之子也，有寵而好兵，公弗禁，莊姜惡之。石碣諫曰：「臣聞愛子，教之以義方，弗納于邪。驕奢淫佚，所自邪也。四者之來，寵祿過也。將立州吁，乃定之矣；若猶未也，階之爲禍。夫^⑥寵而不驕，驕而能降，降而不憾，憾而能眴^⑦者，鮮^⑧矣！且夫賤妨貴，少陵^⑨長，遠間親，新間舊，小加大，淫破義，所謂六逆也。君義臣行，父慈，子孝，兄愛，弟敬，所謂六順也。去順效逆，所以速^⑩禍也。君人者，將禍是務去而速之，無乃不可乎？」弗聽。其子厚與州吁遊，禁之，不可。桓公立，乃老^⑪。

〔註釋〕 ①衛國名，姬姓。周武王封其少弟康叔於衛。今自河北省濮陽縣以西至河南省之汲縣沁陽縣，皆其地。莊公，武公之子。 ②齊國名，姜姓。周武王封太公望於齊，即今之山東省。東宮，太子之宮。 ③碩人，詩國風篇名。國人因莊姜美而無子，作此詩以哀憫之。 ④陳國名，姬姓。周武王立，封虞舜之後胡公於陳。今河南省開封縣以東，南至安徽省亳縣，皆其地。 ⑤厲嬀，厲，諡法；嬀，陳國之姓。 ⑥蚤，同早。 ⑦娣，古以姊妹同嫁一夫，稱其妹曰娣。戴嬀，諡法；嬀，陳國之姓。 ⑧嬖人，得寵之妾。 ⑨好，讀如耗，愛好也。 ⑩石碣，衛之大夫。碣，音鵠。 ⑪夫，音扶，發語詞。 ⑫眴，音珍，忍耐而不輕舉妄動也。 ⑬鮮，讀如險，少也。 ⑭陵，同凌，欺也。 ⑮速，召也。 ⑯老，告老回家。

〔語譯〕

衛莊公娶了齊國太子得臣的妹子做妻子，叫做莊姜，容貌雖很美麗，可是沒有兒子。衛國的人，因此替她做了一篇碩人詩，表示憐惜她的意思。後來莊公又在陳國娶了一個妻子叫做厲嬀，生了一個兒子。

孝伯，不幸孝伯很早就死了；厲嬌的妹子，是跟着厲嬌同時嫁來的，叫做戴嬌，生了一個桓公，莊姜就把他當做自己的兒子。

公子州吁，是莊公寵妾所生的兒子，很得莊公的寵愛；而且他歡喜玩弄兵器，莊公並不禁止他，然而莊姜見了他，卻很憎恨。

石碏向莊公進諫道：「我聽得愛惜兒子，應該拿正當的道理來教訓他，不可把他放到邪路上去；驕傲、奢華、淫樂、安逸，都是邪路的起源。而這四種不良習慣的發生，都是由於寵祿太過的緣故。假使你要立州吁，便須立刻決定；如其還沒有決定，這便是禍患的根基了。至於受了寵幸能不驕傲，驕傲了能受抑制，抑制了能不怨恨，怨恨了仍能安分的，這樣的人，實在很少。況且賤的妨害貴人，小輩欺侮尊長，名分遠的離間名分親的，新來的離間舊時的，位分小的蓋過大的，淫亂的破壞有禮義的；這便叫做六逆。做君王的能合義理，做臣子的能服從命令，做父親的能慈愛兒子，做兒子的能盡孝道，做兄長的能愛弟弟，做弟弟的能敬兄長，這便叫做六順。丟了順理，去學逆道，那分明是自召其禍了。我以為做國君的，應當把那禍患盡力除去；如今卻促它到來，恐怕很不妥當吧！」

可是石碏的話，莊公並不聽從。並且石碏的兒子石厚，卻和州吁交遊；石碏禁止他，也沒有效力。到了桓公即位，石碏就告老回家了。

臧僖伯諫觀魚〔隱公五年〕

左傳

春，公將如棠觀魚者。臧僖伯諫曰：「凡物不足以講大事，其材不足以備器用，則君不舉。」

焉。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。故講事以度。軌量謂之軌。取材以章物采。謂之物。不軌不物。謂之亂政。亂政亟行。所以敗也。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。皆於農隙以講事也。三年而治兵。入而振旅。歸而飲至。以數軍實。昭文章。明貴賤。辨等列。順少長。習威儀也。鳥獸之肉。不登於俎。皮革齒牙。骨角毛羽。不登於器。則君不射。古之制也。若夫山林川澤之實。器用之資。阜隸之事。官司之守。非君所及也。公曰：「吾將略地焉。」遂往。陳魚而觀之。僖伯稱疾。不從。書曰：「公矢魚于棠。」非禮也。且言遠地也。

【註釋】

○公。即魯隱公。如棠。至棠地。棠。魯之遠邑。觀魚。謂參觀捕魚之具。魚。同流。

○大事。祀典與兵戎之事。

○度。音鐸。考量。

○采。

物之有華飾者。又采色也。

○亟行。屢行也。亟。音器。

○蒐。苗。獮。狩。皆田獵名。蒐。音搜。獮。音蘇。

○振旅。整隊而歸。飲至。告至於廟而飲也。

○軍實。指軍中之器械餉糈等而言。

○昭文章。昭。著明。文章。文采也。繪畫之事。青與赤謂之文。赤與白謂之章。此言車服旌旗之色。

○俎。音

祖。古祭祀時用以置牲之器。

○若夫山林川澤之實。謂材木樵薪之類。川澤之實。謂菱芡魚鼈之類。

○阜隸。古賤役之稱。

【語譯】

春天。隱公將要到棠地去參觀捕魚的器具。臧僖伯進諫道：「凡是鳥獸等物。不能拿牠們來講

習祭祀和軍事。牠們的材料。不能拿來供給器用的。那末做國君的。就不應該去注意牠。我覺得國君是需要引導人民到一定的法度和正當的事物上去的。因此講習大事。把那法度考量得妥當。這就叫做軌。取用材料。把物采設法使它顯明。這就叫做物。如其不是一定的軌和正當的物。這就叫做亂政。亂政屢行。國家自然要失敗了。所以春天打獵。是取不孕的禽獸。夏天打獵。是除害苗的禽獸。秋天打獵。是順秋天的殺氣。冬天打獵。是盡數

打取的；這都在農事的餘暇，借田獵來講習武事的。每逢隔了三年，便要出外訓練兵士，練了歸來的時候，整隊到廟裏告稟祖宗，大家喝一回酒，又檢點軍中的器械糧餉和獵得的禽獸，顯出那君王、大夫、士官的車服旌旗的文彩，表明那貴賤的等級，分別那上下的等第行列，坐作進退，順着小輩和長輩出入的禮節，這都是講習上下的威儀。鳥獸的肉，不能放到俎上去供祭祀；牠們的皮革、齒牙、骨角、毛羽，不能用在禮器上去做裝飾的，所以國君就不去獵射，這是古時的法制。像那些山林川澤的物品，器用的材質，這是小吏們所管理的事情，是臣下的職務，不是國君所當干與的。」隱公道：「我將要巡行邊境哩！」於是就動身前去，陳設了捕魚的器具，參觀了一回。僖伯卻推託有病，沒有跟去。

史官在史冊上寫道：「隱公陳設漁具在棠地。」這不是一件合禮的事情，並且說棠是很遠的地方。

鄭莊公戒飭守臣（隱公十一年）

左傳

秋，七月，公會齊侯、鄭伯，伐許。^①庚辰，傅^②于許。穎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^③，以先登。子都^④自下射之，顛。瑕叔盈^⑤又以蝥弧登，周麾^⑥而呼曰：「君登矣！」鄭師畢登。壬午，遂入許。許莊公奔衛。齊侯以許讓公。公曰：「君謂許不共^⑦，故從君討之。許既伏其罪矣，雖君有命，寡人弗敢與聞^⑧。」乃與鄭人。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^⑨，以居許東偏。曰：「天禍許國，鬼神實不逞於許君，而假手於我寡人。寡人唯是一二父兄，不能共億^⑩，其敢以許自爲功乎？寡人有弟，不能和協，而使餽其口於四方，其況能久有許乎？吾子其奉許叔，以撫柔此民也。吾將使獲^⑪也佐吾子。若寡人得沒於地，天

其以禮悔禍于許，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。○惟我鄭國之有請謁焉，如舊昏媾。○其能降以相從也，無滋他族，實偪處此，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。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，而況能○禋祀許乎？寡人之使吾子處此，不惟許國之爲，亦聊以固吾圉○也。」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，曰：「凡而○器用財賄，無實于許，我死，乃○亟去之。吾先君新邑○于此。王室而既卑矣，周之子孫，日失其序。○夫許大岳之胤○也。天而既厭周德矣，吾其能與許爭乎？」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。禮經國家，定社稷，序人民，利後嗣者也。許無刑○而伐之，服而舍之，度德而處之，量力而行之，相時而動，○無累後人，可謂知禮矣。

【註釋】

○公，即魯隱公。齊侯，即齊僖公。鄭伯，即鄭莊公。許，國名，姜姓，在今河南許昌縣。

○傳，同附，逼近也。

○登弧，音矛胡，旗名。

○子都，鄭之大夫，即公孫閱。嘗與穎考叔因爭車有隙，故於伐許時將考叔射死之。

○瑕叔盈，鄭之大夫。

○周慶，向四周招之也。應音揮。

○共，同供。○許叔，許莊公之弟。

○共億，言供給其需要，而使之安也。共，同供。億，安樂。

○獲，即鄭大夫公孫獲。

○社，土神。稷，穀神。爲天子諸侯所祭。古之有國者，必立社稷，故以社稷爲國家之代稱。

○昏媾，即婚姻。昏，與婚通。

○禮音因，潔齋以享也。

○國音語，邊界也。

○序，次序也。周之序，先同姓

而後異姓。王室既卑，故子孫日失其序。

○大岳，神農也。大同泰。胤音印，後嗣也。

○刑，法度也。

○相時而動，謂相機行事也。相音箱。

○音箱。

【語譯】

在秋天七月裏，隱公會合了齊侯、鄭伯去攻打許國。到了庚辰那一天，三國的兵都集合在許國的城下。穎考叔拿了鄭伯的登弧旗，首先登城。子都從下面射他一箭，考叔便跌倒而死了。接着，瑕叔盈再拿了

登弧旗登城，向四面揮着旗幟大喊：「國君登城了！」於是鄭國的兵就完全登城。在壬午日那一天，便打進

了許國。許莊公逃到衛國。齊侯把許國讓給隱公。隱公道：「你說許國不供給職貢，所以我跟你來攻打他。現在許國既已服罪了，那末雖然你有命令來，我也不敢與聞了。」因此便把許國讓給鄭人。鄭伯叫許國的大夫百里，奉了許莊公的弟弟，住在許國東面的邊地。對他說：「上天降禍給許國，鬼神實不滿意於許君，所以借我的手來討伐他。可是我祇有一兩個同姓的臣子，尙不能供給他們的需要而使他們安樂，又怎敢把克許當做自己的功績呢？我有一弟，還不能和治，致使他寄食於四方，何況能永久管理許國呢？因此我叫你還是奉了許叔去撫慰那百姓，我將派公孫獲來幫助你；倘若我得善終在地下，上天或加恩禮，懊悔昔日的降禍許國，那我倒很願意使這許公再做國家的主人。不過將來我鄭國如果有事請求於許國，彼此能够像舊日的互通婚姻一般，許國能降心相從嗎？我以爲你們不可讓別族逼近到這裏，來和我鄭國爭奪這許地；否則我們的子孫將要滅亡，尙且不及挽救它，又怎能祭祀許國的山川呢？我要叫你住在這裏，不但是替許國打算，而且也是聊以鞏固我的邊境啊！」同時又派公孫獲住在許國西面的邊地，對他說：「凡是你的用具和錢財，不要放在許國！我如死了，你趕快離開許國！我先君新遷的地方，是和這許國爲鄰的。周朝自從東遷之後，國運已漸漸衰敗了，因此子孫的次序，一天一天的失掉了。那許國是神農的後代，上天既是厭惡周德了，我們怎可和許國相爭呢？」

君子說：「鄭莊公對於這件事情，很是有禮。禮是治理國家，安定社稷，整頓百姓，有益於子孫的呀。許國沒有法度，就去攻打他；他既已服罪了，便去饒赦他；考慮自己的德行去處置他，酌量自己的能力去施行他；相機行事，不連累後人，可說是知禮的了。」

臧哀伯諫納郕鼎 「桓公二年」

左傳

夏四月，取郕大鼎于宋。戊申，納于大廟。非禮也。臧哀伯諫曰：「君人者，將昭德塞違，以臨照百官，猶懼或失之，故昭令德以示子孫。是以清廟茅屋，大路越席，大羹不致，粢食不鑿，昭其儉也；衮冕黻珽，帶裳幅舄，衡紱紃紃，昭其度也；藻率鞞鞞，聲厲游纓，昭其數也；火龍黼黻，昭其文也；五色比象，昭其物也；錫鸞和鈴，昭其聲也；三辰旂旗，昭其明也。夫德儉而有度，登降有數，文物以紀之，聲明以發之，以臨照百官，百官於是乎戒懼，而不敢易紀律。今滅德立違，而寘其賂器於大廟，以明示百官，百官象之，其又何誅焉？國家之敗，由官邪也；官之失德，寵賂章也。郕鼎在廟，章孰甚焉？武王克商，遷九鼎於維維，義士猶或非之，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大廟，其若之何！」公不聽。周內史聞之，曰：「臧孫達，其有後於魯乎？君違，不忘諫之以德。」

【註釋】

①部，音告，國名，姬姓，在今山東城武縣境。宋，國名，子姓，在今河南商邱縣。宋華督弑厲公，恐諸侯討已，故以郕國所造之大鼎賂魯，魯乃至宋取之。

②大廟，天子之祖廟。大同太。

③臧哀伯，魯之大夫，僖伯之子。

④昭德，昭明善德；塞違，閉塞邪惡。

⑤大路，天子乘以祭

天之車，其車樸素無飾者。越席，結草爲席。越，音活。

⑥大羹，太古之肉汁。大同太。不致，不調五味也。

⑦粢，音咨，穀類總名。食，音嗣，與人以食也。

鑿，舂米使精也。

⑧衮，古禮服。冕，古大夫以上之禮冠。黻，音弗，熟皮所製之蔽膝。珽，音挺，玉笏也。

⑨帶，衣帶。裳，下身之衣。幅，音逼，纏腿之布。舄，

音昔，重疊之履，卽以木置履下，使不畏泥濕者。

⑩衡，所以繫冠者。紃，音耽，懸瑱之繩，垂於冠之兩旁者。紃，音宏，冠冕之系，結於下頤，從下而上

者。經音延，冕上覆之版。○藻率，熟皮所製藉玉之物，率音律。佩刀之鞘，上飾曰鞞，音丙；下飾曰鞞，音捧。○鞞，大帶。風帶之垂者。游，音留。

旌旗之旒，纓馬頸之皮帶。○火龍繡於衣，而黼黻繡於裳。黼，半白半黑，繡如斧形。黻，半青半白，繡如兩己相背形。○畫五色於車服器械之上，以比天地四方之象。○錫音福，馬額之飾，刻金屬爲之，有鳴聲，亦名當盧。鈴，也在馬口兩旁者。和，車鈴也。在轅端橫木者。鈴，飾於旌旗之首者。○因三辰，日月星。古者帛上畫龍有鈴者曰旌，畫熊虎者爲旗。○滅德立違，指受賂，立宋華督。○象之謂效尤。○龍

賂句，謂百官恃寵受賄，無所顧忌也。○維同洛，維呂周之東都，即今河南洛陽。○義士，指伯夷等。○臧孫達，即臧哀伯。伯，伯諫隱

公。觀魚，其子哀伯諫桓公納鼎，積善之家，必有餘慶，故曰有後於魯。魯國名，姬姓，在今山東境。

【語譯】夏天四月裏，魯桓公從宋國取來了郕國所造的大鼎，在戊申日那一天，把它放入太廟中，這是一件不合禮的事。

當時臧哀伯進諫道：「凡是做人君的，用了發揚善德和閉塞邪惡的行爲來顯示百官，還怕不能久守弗失，所以更要顯明善德，給子孫做榜樣。因此清淨的廟，茅草的屋，樸素的車，草編的蓆，肉汁不調五味，穀類不加春鑿，這都是表示他的儉約；禮服禮帽，蔽膝玉笏，皮帶下衣，纏腿的布和複履，以及帽子上的衡紃紃紃，這都是表示他的尊卑各有法度；熟皮做的玉藉，刀鞘上下的飾品，以及大帶上垂下的東西，旌旗的旒，馬頸的皮帶，這都是表示他的尊卑各有等級；上衣繡的火龍，下衣繡的黼黻，這都是表示他上下各有文章；車服器械上畫出五色，以比天地四方的形象，這都是表示他大小各有物彩；而車馬旌旗上的錫鸞和鈴，這都是表示他的合乎音節；畫着日月星三辰以及畫龍畫虎的旗子，這都是表示他的燦爛光明。講到美德的樹立，就是要儉約有度，損益有數，用文章和物彩來維持他，用音節和光明來發揚他，這樣臨照着百官，百官那就害怕，不敢損壞紀律了。現在滅德立邪，把賄賂的器具放在太廟裏，以顯示百官，如果百官效法起來，怎樣去責備他們呢？須知國家

的敗壞是從百官的邪惡而起；百官的失德是從他們恃寵受賄的彰明，無所顧忌而起。卽鼎放在太廟裏，顯明得還有什麼比它更甚呢？從前武王打勝商朝，把九鼎搬到維維，義士還有說他的不是，何況將顯示違亂的賂器置於太廟中，這怎麼可以呢？

桓公不聽臧哀伯的話。周朝的內史官聽得了這事，說道：「臧哀伯將有很好的後輩在魯國吧？桓公雖是毀滅善德，建立邪惡，可是他卻不忘自己的職責，仍舊用美德來規勸他。」

季梁諫追楚師 〔桓公六年〕

左傳

楚武王侵隨，使薳章求成焉，軍於瑕，以待之。隨人使少師董成。鬬伯比言於楚子曰：「吾不得志於漢東也，我則使然。我張吾三軍，而被吾甲兵，以武臨之，彼則懼而協以謀我，故難間也。漢東之國，隨爲大，隨張，必棄小國。小國離，楚之利也。少師侈，請羸師以張之。」熊率且比曰：「季梁在，何益？」鬬伯比曰：「以爲後圖。」少師得其君。王毀軍而納少師。少師歸，請追楚師。隨侯將許之。季梁止之曰：「天方授楚，楚之羸，其誘我也。君何急焉？臣聞小之能敵大也，小道大淫。」所謂道，忠於民而信於神也。上思利民，忠也。祝史正辭，信也。今民餒而君逞欲，祝史矯舉以祭，臣不知其可也。」公曰：「吾牲牷肥腍，粢盛豐備，何則不信？」對曰：「夫民神之主也，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，故奉牲以告曰『博碩肥腍』，謂民力之普存也，謂其畜

之碩大蕃滋也，謂其不疾癘蠱也。也，謂其備膳咸有也。奉盛以告曰：『潔粢豐盛。』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。奉酒醴以告曰：『嘉栗旨酒。』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。所謂馨香，無譴慝也。故務其三時，修其五教，親其九族，以致其禋祀。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，故動則有成。今民各有心，而鬼神乏主，君雖獨豐，其何福之有？君姑修政而親兄弟之國，庶免於難。隨侯懼而修政，楚不敢伐。

【註釋】①楚，國名，華姓。周成王封熊繹於楚，在今湖北秭歸縣。春秋時稱王，戰國時爲七雄之一，奄有今湘鄂皖江浙諸省地。隨，國名，姬姓，春秋時漢東小國。②蕩章，楚大夫。蕩音委。求成，言求罷戰而歸於和平也。楚既侵隨，乃遣大夫前往求和，係詐道也。③郢，隨國之地，在今湖北隨縣。④少師，官名，其位卑於公，尊於卿。黃成，卽監督議和之事。⑤鬬伯比，楚之大夫。楚子，卽楚武王。楚爲子爵，故凡稱楚君皆曰楚子。

⑥周制：天子六軍，諸侯大國三軍，一軍合一萬二千五百人。⑦修，驕奢自大也。⑧羸師，老弱無用之軍隊。張之，謂張大少師之驕傲。

⑨熊率且比，楚之大夫。率音律。且音沮。⑩季梁，隨之賢臣。⑪小道大淫，謂小國有道，大國淫亂也。⑫祝史，古司祝之官。⑬婦舉，謂詐稱功德以告於鬼神。⑭牲，牛羊豕豮，音全，純色而毛體完全也。牘音突，肥壯。⑮癘蠱，牲畜之疫也。癘音簇，蠱音稞。⑯栗，穀實不秕，旨酒美酒也。⑰五教，謂君臣、父子、夫婦、昆弟、朋友五倫之教。⑱九族，上自高曾祖父，下至子孫曾玄。⑲動則有成，言戰則必克。

【語譯】楚武王要侵略隨國，先假意派了蕩章去談判和平，一方面駐紮軍隊於隨國的瑕地，等待着動靜。隨人就差了少師官監督議和的事務。

楚大夫鬬伯比對楚王道：「我們不得志於漢水以東的緣故，都是我們自己造成的。我們調遣了我們的